

冰心與吳文藻的悲歡歲月

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退休副教授 | 陳徵毅

一、引言

報載名作家冰心的孫子吳山，對乃父吳平財產分配不公大表反感，竟於冰心與吳文藻紀念碑上塗以紅漆寫上「教子無方枉為人表」以羞辱祖父母，消息傳來，使人為終身提倡愛的哲學、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冰心大為叫屈。

也使人對冰心與吳文藻的姐弟戀發生興趣，當然冰心與吳文藻的戀情不能硬指為姐弟戀，因為兩人相差只有一歲，應屬同儕戀範圍。二人學歷也很相當，冰心出身燕大，屬四年制；而吳文藻出身清華留美預備學校，等於美國的二年級，不過他後來修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，而冰心修到威斯利女大的碩士，堪稱旗鼓相當。

二、冰心成名甚早

早年冰心受到大她 17 歲的表兄劉道鏗的鼓勵，投稿到晨報副刊一周年（1919 年 12 月 8 日）晨報週年紀念增刊，她寫的是「晨報……學生……勞動者……」與胡適的「週歲」、魯迅的「一件小事」、周作人的譯稿「聖處女的花園」並列，其時她不滿 20 歲，能與鼎鼎大名的學者胡適，和周氏兄弟共享這塊版面，實為莫大的榮幸。

文中冰心將學生和勞動者視為今日國家和世界的主人翁，進化潮流的中心點。因而引起讀者的臆測，究竟謝婉瑩是何許人？因冰心對勞工勞農充滿敬意，所以當 1920 年北方五省受到嚴重旱災的烤炙時，冰心全心投入賑災工作。後來考入燕大既是優秀的好學生，又是光彩奪目的作家，1923 年又有一樁喜事，畢業那一年，英語教授美國人包思貴告以美國的威斯利女大，決定贈予二年的獎學金，讓她赴美攻讀碩士學位，當時燕大與威斯利女大已締結姊妹校，燕大已有包思貴等幾位威斯利女大校友，包女士還寫信徵求乃父同意，始對她放行逕赴美國深造。

燕大畢業時冰心獲優異成績金鑰匙—斐托斐（Phi-Tau-Phi）。隨著出國日期的逼近，她的痼疾—肺病突告發作，醫生診斷為肺氣枝漲大不算什麼大病。1923 年 8 月 17 日下午，她搭乘約克遜郵輪，經由那無數窗眼，飛出五彩繽紛的彩帶，冰心望著水天一色的碼頭，滿心充溢離愁。乃弟思姊情切，竟說：「我姊姊走了，我們家裡如同丟了一顆明珠。」

三、戲劇性邂逅

當時她在貝滿中學時的同學吳樓梅，已先期自費赴美，寫信通知她在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華學生吳卓，她到船上的次日，就托她的燕大同學許地山（臺灣臺南人）去找吳卓，不意陰錯陽差地把吳文藻找來，問起名字，才知找錯了人，那時幾個燕大學生正在丟沙袋遊戲，就請他順便

加入，後來就倚在船欄上邊看海邊聊天。

冰心問他到美國想學什麼，答以：「社會學」，吳也反問冰心，自然答以：「學文學」，想選修一些英國 19 世紀詩人的作品，吳就列舉幾本英人評論家評論拜倫雪萊的專書，問她看過沒，她搖搖頭。吳說：「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書，那麼這次到美國算是白來了。」這句話猶如利箭穿心，大大刺痛了她，她頓時滿臉通紅，初見面就提出如此坦率露骨的建言，倒是生平首見，不由得將其列為頭號諍友兼畏友。

同船去留美的梁實秋、顧一樵對文藝創作都很有興趣，就辦起一張牆報，刊名「海嘯」，冰心也寫過稿，也參加座談會，攤開報紙不期然而然襲來鄉愁，竟然病了，寫出惆悵「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額頭，熱得很，吃幾口藥吧！」想起行前乃父說：「這次橫渡太平洋，你若暈船就不配作我女兒。」，使她不寒而慄。8 月 19 日黃昏，船抵日本神戶，次日冰心就和留學生上岸，到東京博物館看「中日戰勝紀念品」和壁上的「戰爭圖」，使她怒火中燒，想到祖國被辱乃父在甲午戰爭死裡逃生的一幕，頓時百感交集。

不久抵達西雅圖、洛杉磯、芝加哥，前來迎接者是英語老師包思貴老牧師夫婦，本可在外租賃，因人地生疏只好住宿于閉壁樓（Beebehall），此樓由閉壁約翰船主所建。

為了保命，冰心到青山沙穰療養，前後待了 7 個月，半養病半休息，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利用返美省親之便前往探望，使她深表感激，司徒稱許她如掌上明珠，是首位獲得金鑰匙者。1925 年春，波士頓中國學生籌演話劇，3 月 28 日在波士頓美術劇院演出《琵琶記》，冰心負責為演員借服裝，在國內不難，在美國卻難上加難，好不容易託人向紐約借來服裝，還要自行加工才能合乎要求，排練期間，專攻藝術的聞一多（註：後被暗殺）趕來繪布景並為演員化裝，對演出的成功居功厥偉。

在排演過程中，她去函吳文藻，附寄一張入場券，吳說：「功課太忙不克前來。」，最終還是自遠處趕來，大概他想給冰心意外的驚喜。演牛太師之女牛小姐的邱女士，突患猩紅熱，只好由冰心匆忙上陣，急忙背臺詞，請聞一多化裝，美國觀眾為演員非常投入的演出而叫好。

趁著暑假期間，冰心為學第二外國語，趕往綺色佳的康乃爾大學補習法文，不意吳文藻也到場，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！在這風景宜人的名勝地，兩人每天利用課後遊山玩水，有一天在湖上划船，他透露願和她作終身伴侶，經一夜思考，次日告以自己沒意見，最後決定權在於父母，其實冰心自己沒意見，父母也會依著她。

從此兩人有了一定的傾向，但傾向性不等于戀愛，因為在金錢、權勢方面，他難以與人相比擬。他只是江陰農家小鎮的子弟，又不善交際，比冰心小一歲又低二年級，他到新英格蘭東北的新罕布什州的達特默思學院社會學系三年級，而冰心是威斯利女大的研究生，有些門不當戶不對之感。文藻暗中在迎頭趕上，力爭上游，1925 年秋天，他由達特默思轉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，開始當起研究生，在地域上更接近波士頓，在心靈上與冰心的交往更為密切了。冰心後來回想，文藻是以學者的姿態闖進她的心扉，使乃師投了肯定的一票，作為他倆喜帖上的介紹人。

四、地域漸接近

冰心一開始就研究漱玉詞的編譯，特地到哈佛圖書館去查閱資料，但在1926年哈佛還不准女生借資料，只好托男生去借出，以滿足論文寫作之需求。1936年兩人赴哈佛出席三百週年紀念大會，曾藉機提出抗議。54年後，冰心長女吳冰于1980年赴美擔當訪問學者，曾赴乃母的母校找回該篇論文的原稿。

時隔3年，她又搭上約克遜號郵輪，再度橫越太平洋。父母急于要她成婚，早在1923年出國前，即有人表示仰慕她，她將信託表兄轉送雙親。

五、克難婚禮

此次回國，吳文藻寫了一封長信附上一張照片，托冰心交給雙親，以表正式求婚，含蓄如冰心不好意思面交，只于某天夜裡放在乃父床前的小桌上。父母暗中派人到江陰去調查文藻在家鄉有無訂過親，或有無妻小，果然經得起考驗，父母自然感到滿意。

1928年，吳文藻在哥大取得博士學位，榮獲近十年來最優外國學生獎狀，取道歐洲蘇聯，于1929年初抵北京，燕大、清大爭相網羅，協調結果，吳文藻在清華上兩門課，而落腳于燕大，前者為兼任，後者為專任，把燕大南園興建成一座小樓，給他倆居住，岳父時任上海海道測量局局長，當吳謝二人北京事辦完便回上海，未來岳父母對女婿不再靠通信或通過調查，而是面對面交談，屆時滿座生風自是意料中事。

吳謝二人的婚禮于1929年6月15日在燕大臨湖軒舉行，婚禮簡樸，客人只有燕大和清華同事、同學，也未備酒，只以蛋糕、咖啡、茶點待客，冰心後來核算只用掉34元，比公證結婚還節儉。當時主婚人為燕大校長司徒雷登，1936年司徒六十壽誕來臨之際，冰心撰文給予極高評價：「這個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成千上萬的人，這成千上萬的人生婚病死四大事裡都短不了他，為嬰兒施洗的是他，證婚的是他，喪禮司儀的也是他，你添了一個孩子，害一場病，過一次生日，死一個親人，第一封短簡是他寄助，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，第一個歡迎微笑，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。」

燕大規定任教七年即可輪休一年，1936年二人連袂赴歐美渡假一年，得羅氏基金之資助，赴歐美考察，周遊世界，遍訪師友，對學生之入學從師作具體安排，由於吳文藻要到劍橋牛津學習導師制度，讓冰心在巴黎悠游一百天。1937年6月底取道西伯利亞回國，一週後即碰上七七事變。

其間發生一件憾事，吳之門下二生，成績優異，原先列入1936-1937年之間赴歐留學的保送名單，可是由於國難加深，他們要求到後方去抗日，吳為此擔心，請司徒校長用其小汽車將二人在夜裡送到西部特定之地，司徒慨然答應，不意後來雙雙為國犧牲。

六、雙雙下放勞改

後因吳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將軍出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，邀吳出任政治組組長，並兼盟國對

日委員會顧問，他把戰後日本當大社會去研究。冰心帶小女孩吳青住在南京，1946年11月才把她接去，1946年11月9日由滬飛日，她覺得箱根像四川的歌樂山。放眼所見盡是無邊的瓦礫，衣衫襤褸的婦女，形容枯槁的人群，後在東大擔任中國新文學講師，計達5年。1951年秋全家回國，從事兒童文學創作，並作文藝外交家，1955年訪問印度19城，出席禁原子彈及氫彈會議。

令她痛心的是1958年吳文藻被劃為右派，下放勞改，她痛恨制式而奴化的教育，缺乏道德規範，文革期間，她受盡批鬥，自稱變成人豕。

1970年被送到湖北成寧中國作協五七幹校，六月轉往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學院五七幹校方與吳一起參加勞動改造。1985年9月24日吳病逝北京，昏迷三週無痛而亡，免除病痛的折磨，享年84歲，她則逝于1999年3月18日，享年一百歲，堪稱洪福齊天了。不過冰心夫婦如果定居日本或臺灣可能就免於挨受批鬥之苦吧！一步走錯，全盤皆輸，奈何！

冰心在抗戰期間，由於與宋慶齡、宋美齡姊妹同為威斯利女大校友，故而常相往來，當時吳文藻在雲南大學任教，她在呈貢簡易師範，據說是個不領薪的義工，不過作育英才樂在其中。據悉本來兩夫婦有意到臺灣來，後來受到周恩來的遊說才由日轉回大陸。

令人為冰心叫屈的是，冰心與梁實秋同一艘船赴美留學，梁實秋來到臺灣師大英語系任教，被奉若神明，他所主編的遠東英漢字典，大都由他與助教、講師合編，到了年終梁氏只要簽上三個字，就可領取30萬元的版稅。而冰心在大陸，所寫文章都要經過上級審核，有時登出來與其原意大為走樣，所得酬勞很低，一氣之下她連人民日報也不看，也不投稿。

吳文藻比她早走15年，覺其十分幸運，兩人先後被下放勞改，內心也至表不服，吳曾說：「我如果要加入右派，何必老遠跑到美國去。」

兩人把生平儲蓄3萬元全都捐給中央民族學院作獎學金基金及現代文學館的經費，所有收藏的書畫手稿也全都捐獻出去，如此忠心于黨國還猜疑什麼？正如王維所謂：「野老與人爭席罷，海鷗何事更相疑。」她自稱是個人豕，實在極為沉痛。

七、結語

可憐的冰心與吳文藻，在生之日被下放勞改，打入冷宮，死後還要被孫子吳山羞辱，一生心血付諸流水，據友人女作家曾赴北平訪問過她，告以自從摔傷脊椎以後，每天有三班護士輪流看護，十分週到，但精神上並不快樂，常常與老友成大教授蘇雪林通信，本來有一年與巴金想來臺訪問，後因巴金身體不適而作罷，她常說兩岸人民一水之隔，不應老死不相往來，足見她對臺灣的同胞懷念不已。

參考文獻

1. 范伯群、范紫江著。《灑向人間皆是愛：冰心》（臺北：文史哲，2001）
2. 陳徵毅著。《一書一世界千里問新知》（臺北：文史哲，2009）